

老金三下乡

□黄拓洋

家里人在乡下租了块地，种了几百亩砂糖桔。

有了园子自然要有人管理，父亲找来一位管理员。他叫老金，入驻果园后，他从县城抱回一只白色母狗，起名大白。

一

那年过年，父亲带我去果园看果树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老金。大白也摇着尾巴跑过来嗅我们的裤腿。

果树长势喜人，大家都很满意。我们准备走的时候，老金说，想搭我们的车进城。在车上，我和老金聊天，才知道他在城里有房产，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提到这些的时候，他笑得像个孩童。

再见到老金，已是几年后。我回乡下祖父母家过暑假，父亲让我去果园找老金玩。我发现果园又添了一只小狗，大白生的，取名小黑。小黑

兽夹上，一只腿已被夹断了，正痛苦地呜咽着。老金和哑佬一起解救出小黑，然后把它带回果园，给它清理上药，细心照料。变故突至，老金似乎并不难过，他只说，“转机到了。”

果然，小黑自此没了威风，自此与老金越发亲近了。

二

我对老金佩服有加。他能力超群，将偌大的果园管理得井井有条。

老金说他以前也有一个果园，平时一有空就会研究柑桔的种植技术。我好奇他为什么自家果园不管，来我家管理果园？他没有直接回答我，而是慢条斯理地说，北回归线穿过故乡这个小县城，便是这里种植沙糖桔的绝佳条件——气候适宜。那年他在故乡包了一块百亩大的地，引进了外来的果种，比原生的潮州柑更加可口，颜色更加鲜艳。但在树苗长成那年，老金突觉腹部疼痛，紧急送医后检查出是消化系统的炎症恶化成了癌症。还好发现得早，可以治疗。为支付高昂的化疗费用，他卖掉果园，卖掉了天河的大房子，在旁边的城中村租了一套小房子住。钢琴没地方放了，他低价处理给了父亲。

有一天我正在果园和老金喝茶，村头的哑佬突然跑来，拉起老金就向自己的窝棚去。我跟过去一看，竟是小黑被夹在哑佬装在窝棚旁边的

不下去了。此时老金的孩子正在美国上学，他女人的事业还不算成功，老金这一支柱倒下了，整个家庭也摇摇欲坠。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后，老金女人的事业总算有了起色，老金便决定重拾种果之业，又东拼西凑地买下一个果园。

这一次，他倾注所有心血，天天神经质一样巡逻在果树间，每一片树叶都被他翻过一遍，检查是否有虫害，每一朵花的气味他都闻过，到后来他能够依靠花的气味辨别成果的好坏。但一年过去，红灿灿的果子终于挂满枝头时，老金却傻了眼——这一年的果实全都偏大，捏一下果皮就向内陷——质量不好，当年的批发价也低得离谱，老金忙活了一年，最后连肥料钱都没挣回来。

老金没有气馁。次年，他请来技术员管理，自己又上广东四会学习了种植技巧，重回果园时他本以为能够打一场翻身仗，偏偏秋天时又遇上飓风，果园再次入不敷出。

老金只好认命，他收拾行李，打算回广州在家专职辅导孩子学习。但只在广州待了三个月，老金再次回了果园。他说，孩子们已经习惯没有父亲陪伴的生活，他回去只觉得自已像个陌生人。

三

他重新收拾荒废了三个月

的果园，坚持理论学习与技术实践相结合，终于，这年的果实圆润饱满，获得大丰收。果商争相抢购。也许是乡村的原生态吃食和清新空气的原因，老金的身体也硬朗起来。接下来几年，他和果园声名鹊起，还给乡亲们创造了共同致富的机会。某农业频道节目甚至都来向他取经，但他拒绝了，他对记者说，没有秘诀，自己只是付出多，得到的才多。

说到这里，老金笑笑，说他第三次回到城市去，是因为儿子长大成人了，接过了母亲的公司，也要娶妻生子，邀请老金去广州照看孙子。但老金住了一段时间后，还是不习惯喝儿子的明前龙井，总是怀念故乡的炒茶。当他终于下定决心还是要回乡定居时，正赶上我父亲租了地，邀请他来看果园。

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假期也结束了。父亲开车来接我，临走时我们去果园告别老金。老金带着大白和小黑站在铁门处送我们，此时小黑的伤口已经愈合，但它只能以三只脚站立着。我问正慢慢挥着手的老金：“明前龙井那么香，你为啥不喜欢喝呢？”老金说：“明前龙井太甜了，不够甘。”

我们三个都笑了。车渐行渐远，我仍能看到老金与大白、小黑站在果园门口，日头正烈，果树叶子在闪着光，一人两狗，融入这山这林，十分和谐。

□李秀芹

便陪着说话也安心。

我家隔壁的王大妈和老伴都70多岁了，儿子和他们住同一个小区，每天晚上，儿子吃完晚饭，都要来父母这里溜达一圈儿。有一次晚上十点多了，我还听到她儿子来按门铃，次日王大妈跟我说，儿子昨晚加班，收工时都快十点了，却说好像生物钟定时了，不来父母家打卡，就好像这一天没过完一样。我知道王大妈和老伴都有高血压，她儿子也许是不放心，每天都得来看看，有活儿便帮着干点，没活儿

牛乸花

□李立群

记得小时候，我家养有一头母水牛，牛角先是向下方再向上翘。养母牛的好处是，它会产小牛，当小牛慢慢长大成了犁田的生力军，母牛便解轭上田，妥妥地退休了。

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，母牛生小牛还有一个好处——可以美滋地吃上一顿“牛乸花”。我们当地人喜欢将雌性动物叫作“乸”，如牛乸、猪乸、鸡乸、鸭乸……牛的胎盘，也被起了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叫“牛乸花”。

在吾乡肇庆怀集，煮牛乸花是有讲究的，一定要在露天的地方煮，传说如果在家里煮，百足虫就会进屋撒尿。在露天煮一锅香气扑鼻的牛乸花，自然就要与大家分享。所以那时但凡乡里谁家牛产崽了，我们这帮小孩便开心得如同过节一样。

记得那年，寨子里有母牛产崽了，牛主人喜笑颜开地把牛乸花拿到溪边清洗，他慢搓细揉，要把粘在胎盘上的草屑杂质一点点都撕去。等着吃牛乸花的小孩已经有点不耐烦，不时调皮地向溪水里扔去一块石头，“咚”一声水花四溅，溅得洗牛乸花的大人满脸水珠，然后便听到骂声一片。小孩们仍围着他不肯离开。洗好的牛乸花摊在一个大簸箕里，鲜红透亮。牛主人开始在簸箕里切胎盘时，小孩们便去四下弄些柴草来，准备帮着大人起火热锅。

此时早有大人弄来泥砖和石头，在生产队的地堂（晒谷场）上砌起一个临时土灶，



架上大铁锅，锅耳两边各横一条带刺的植物枝条，说是以避邪神偷吃。很快，灶膛里火苗通红，燃着的干柴如老竹噼啪爆响，横在锅耳边的树枝也被火苗熏黄了，一大锅牛乸花，便和着姜蒜、料酒在锅中翻滚跳动着，冒着无数的小泡泡，香气四溢，直钻鼻间。

孩子们已迅速地在家里搬来大瓷碗，叮叮当当地摆满了一簸箕。大人把着勺，往各碗里舀汤分肉。一碗碗肉香四溢的牛乸花，冒着热气，孩子们一个个两眼直勾勾的，喉珠上下滚动，用舌尖儿不停地舔着嘴唇，肚子早就在咕咕作响。大家围拢着大簸箕，你推我挤的，只等大人一声“得啦”，分好肉荤香汤后，便各端各自的碗，准备大干一场。

砰……一个男孩一转身，把一个女孩手中那碗牛乸花给打翻了。鸡公碗四分五裂，闪着点点油光的热汤洒了一地，牛乸花也一粒粒散落在地堂上，那股香味更加四处飘逸了。吃不成“大宴”的女孩，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地堂上，哇的一声便咧嘴号啕起来。男孩一见闯了祸，心里也发慌，端着那碗牛乸花，撒腿就往家里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热，热啊……”

女孩的妈妈着急地跑过来安慰着女孩，检查有没有烫伤，女孩才哆哆嗦嗦地抹着眼泪，慢慢安静下来。这时男孩却又端着两个碗过来，把自己碗里一半的牛乸花倒出一半来给了女孩……那便是我的童年啊，至今难忘。

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孝心

不留宿，八十不留饭，九十不留座”，八十岁的老人，出行还得趁早，即便长寿，能活过百岁，身体状况也未必适合长途旅行。当然，我也理解这位导演。现实摆在那里，别说导演，就是普通人，生活重担压肩头，能有几个敢轻易撂挑子、提前过上退休生活的？能“找点空闲，找点时间，常回家看看”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我还是觉得，要尽孝心，别等退休。想带着老人出去旅游，不一定要有房车，有时哪怕是出去玩一天两天，对父母已经是最好的陪伴。

退休后的儿子开着房车带着老母亲，开启浪漫的行程，这画面想想就美。但我看到这里，却忍不住想吐槽，“七十

岁，老伴去世后，她自己便一个人住在老宅。刘老太有四个子女，都在外谋生，一个在单位干保洁，其余三人自己做小买卖，都没有休息日。刘老太80岁时，仍喜欢一个人住，自己还能做饭，生活也完全能自理，子女只好轮流照顾，一个人一周，所做之事无非是每天来看看她，陪她说说话。大儿子以身作则，给三个妹妹打出“样板”，他一早一晚都要去母亲那里一趟，晚上还要陪着母亲散会儿步，去附近公园逛一圈。一年之中，他至少要开车带母亲去自驾游两次，他说

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、大文章抓紧做实

